

印尼孔教28天行记（三十四）

作者：陈勇



梭罗礼堂林两仪学师在讲道

第十五天：
孔教重镇梭罗市
11月17日 星期四

昨晚接到印尼孔教总会更改我的行程的通知，今天一大早要坐中巴直接赶到梭罗（Solo）。

早上四点半就醒来，开始收拾行李。旅馆的床很硬，我辗转反侧无法入睡，最后才好不容易睡了一个小时。五点不到司机就到了，我跳上中巴，试图找一个好的位置睡觉，这时车里已经有了两个乘客。但司机招呼我坐在驾驶室里，由于语言不通，我好听从了他的指挥。司机驱车前往几个约好的地点接人，在普禾格多市的大街小巷来回穿梭，

终于载满了一车的乘客，然后开始向梭罗市进发。驾驶室里又挤进了一个小伙子，我坐在中间，正好在引擎盖上。车里还有一家华人，一位年轻的母亲和她年幼的儿子，以及儿子的外婆或奶奶，还有一位随行的爪哇族保姆。一个半小时以后，我们停在路边的一家大排档餐厅吃早饭，看样子餐厅是华人经营的。停车场里还稀稀拉拉地停着几辆别的中巴，看来乘客们大都在这里用早餐。这跟中国国内的长途客运有些相似，乘客在哪里就餐一般都有固定的点，司机直接把乘客拉到那里，然后从餐馆老板那里收取一定的回扣。

坐在引擎盖上
刚开始还没有什么

异样，后来随着汽车的行驶，引擎渐渐发热起来，我一时间成了热锅上的蚂蚁，备受煎熬，却又动弹不得。公路两旁的风景飞也似地向后掠去，唯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，是成片成片碧绿的稻田，看起来有些像记忆中家乡的水田，但又有些说不出的差异。从普禾格多山间盆地的凉爽，到梭罗平原盛夏季节的酷热，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经过七个小时的颠簸，我们终于抵达了梭罗市。司机再用了半个小时，把客人一个一个送到目的地。那一家华人老小下车后径直走进了路边的一家摩托车经销店，看起来那是他们的家。我心底里希望他们在斯土安居乐业，不再受欺负和骚扰。我是最后一个下车的人。司机五十多岁的样子，憨朴实，我估计孔教总会专门跟他交代过我不会说印尼语，所以他直接把我送到梭罗礼堂的大门口。临下车时，我真诚地说了声谢谢，并额外多给了他一些小费。此时感觉屁股上已经焐出了不少水泡，隐隐作痛。但当看到梭罗孔教礼堂的牌楼就在眼前时，一种强烈的朝圣的感觉突然间从胸口涌起来。终于到

了！

梭罗的另外一个名字叫苏拉卡塔（Surakarta），是一座很特别的城市，它曾作为马塔兰王国（Kerajaan Mataram）48 的首都而短暂兴盛，长期以来一直与印尼直辖市日惹（Yogyakarta）竞争爪哇文化中心的地位。迄今梭罗还有不少街道名称保留着爪哇文的写法，其爪哇文化的熏染可见一斑。有一首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印尼歌曲叫《美丽的梭罗河》（Bengawan Solo），说的就是流经梭罗地区的一条河流。这座城市现在仍是梭罗王室的所在地，以两个宫殿——梭罗皇宫（Kraton Surakarta）和芒古尼

嘉兰皇宫（Kraton Mangkunegaran）引以为豪。作为印尼爪哇文化中心之一，梭罗是一个处处可见舞蹈、音乐和印尼皮影戏的地方，同时也是通往世界著名的佛教古迹婆罗浮屠寺（Borobudur）的门户。1998年印尼大动乱，梭罗也是骚乱最严重的地方之一，暴民先是冲击银行和政府机关大楼，后来扩展到购物中心和商业繁华地段，最后演变成排华暴乱，在印尼当代史上留下了一道难以磨灭的伤痕。

未完待续



与徐再英学师在梭罗礼堂